明史/卷2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盧象昇 劉之綸 丘民仰 ◄

明史
卷二百六十二
列傳第一百五十　傅宗龍 汪喬年 楊文岳 孫傳庭

►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宋一鶴 馮師孔 林日瑞 蔡懋德 衞景瑗 朱之馮 陳士奇 龍文光 劉佳引 劉之勃

◯傅宗龍汪喬年〈（張國欽等）〉楊文嶽〈（傅汝為等）〉孫傳庭

傅宗龍

傅宗龍，字仲綸，昆明人。萬歷三十八年進士。除銅梁知縣，調巴縣，行取，入為戶部主事。久之，授御史。

天啟元年，遼陽破，帝下募兵之令，宗龍請行。一月餘，得精卒五千。明年，安邦彥反，圍貴陽，土寇蜂起。請發帑金濟滇將士，開建昌，通由蜀入滇之路，別設偏沅巡撫，罷湖廣退怯總兵薛來允。帝多采納之。又上疏自請討賊，言：「為武定、尋甸患者，東川土酋祿千鐘。為沾益、羅平患者，賊婦設科及其黨李賢輩。攻圍普安，為滇、黔門戶患者，龍文治妻及其黨尹二。困安南，據關索嶺者，沙國珍及羅應魁輩。困烏撒者，安效良。臣皆悉其生平，非臣敵。臣願以四川巡按兼貴州監軍，滅此群醜。」帝大喜，下所司議。會宗龍以疾歸，不果行。

四年正月，貴州巡撫王三善為降賊陳其愚所紿，敗歿。其夏即家起宗龍巡按其地，兼監軍。初，部檄滇撫閔洪學援黔，以不能過盤江而止。宗龍既被命，洪學令參政謝存仁、參將袁善及土官普名聲、沙如玉等以兵五千送之。宗龍直渡盤江，戰且行，寇悉破。乃

謝遣存仁、善，以名聲等土兵七百人入貴陽，擒斬其愚，軍民大快。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，將士勇怯。巡撫蔡復一倚信之，請敕宗龍專理軍務，設中軍旗鼓，裨將以下聽賞罰，可之。宗龍乃條上方略，又備陳黔中艱苦，請大發餉金，亦報可。初，三善令監軍道臣節制諸將，文武不和，進退牽制。宗龍反其所為，令監軍給芻糧，核功罪，不得專進止。由是諸將用命，連破賊汪家沖、蔣義寨，直抵織金。

五年正月，總理魯欽敗績於陸廣河。宗龍上言：「不合滇、蜀，則黔不能平賊；不專總督任，則不能合滇、蜀兵。請召還朱燮元，以復一兼督四川，開府遵義，而移蜀撫駐永寧，滇撫駐沾益，黔撫駐陸廣，沅撫駐偏橋，四面並進，發餉二百萬金給之。更設黔、蜀巡撫。」帝以復一新敗，令解官，即以燮元代，而命尹同皐撫蜀，王璊撫黔，沅撫閔夢得移鎮，一如宗龍議。

陸廣敗後，諸苗復蠢動。復一、宗龍謀，討破烏粟、螺螄、長田諸叛苗，大破平越賊，毀其砦百七十，賊黨漸孤。宗龍乃條上屯守策，言：

蜀以屯為守，黔則當以守為屯。蓋安酋土地半在水外，仡佬、龍仲、蔡苗諸雜種，緩急與相助。賊有外藩，我無邊蔽，黔兵所以分力愈詘。臣謂以守為屯者，先發兵據河，奪賊所恃。然後撫剿諸種，隨渡口大小，置大小寨，深溝高壘，置烽墩炮臺。小渡則塞以木石，使一粟不入水內，一賊不出水外，賊無如我何。又令沿河兵習水戰，當賊耕耨時，頻出奇兵，渡河擾之。賊不敢附河而居，而後我可以議屯也。

屯之策有二：一曰清衛所原田，一曰割逆賊故壤，而以衛所之法行之。蓋黔不患無田，患無人。客兵聚散無常，不能久駐，莫若仿祖制，盡舉屯田以授有功，因功大小，為官高下，自指揮至總、小旗，畀以應得田為世業，而禁其私賣買。不待招徠，戶口自實。臣所謂以守為屯者如此。然兵當用四萬八千人，餉當歲八十餘萬，時當閱三年，如此而後賊可盡滅也。

部議從之。

復一卒，王璊代，事悉倚辦。宗龍乃漸剪水外逆黨，將大興屯田。邦彥懼，謀沮之，六年三月，大舉渡河入寇。宗龍擊破邦彥趙官屯，斬老蟲添，威名大著。當是時，大帥新亡，全黔震動，燮元遠在蜀，璊擁虛位，非宗龍，黔幾殆。詔加太僕少卿。憂歸。

崇禎三年起故官。用孫承宗薦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順天。未幾，拜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，總督薊、遼、保定軍務。

用小故奪官矣。居久之，十年十月流寇大入蜀，陷蜀三十餘州縣，帝拊髀而思宗龍曰：「使宗龍撫蜀，賊安至是哉！」趣即家起宗龍。宗龍至蜀，代王維章與總兵羅尚文禦卻賊。十二年五月，以楊嗣昌薦，召為兵部尚書，去蜀。宗龍自定黔亂後，凡十有四年，輒起用，用不久輒遷去。八月至京，入見帝。宗龍為人伉直任氣，不能從諛承意。帝憤中樞失職，嗣昌以權詭得主知。宗龍樸忠，初入見，即言民窮財盡。帝頗然之，顧狠言不已，遂怫然曰：「卿當整理兵事爾。」既退，語嗣昌曰：「何哉？宗龍善策黔，而所言卑卑，皆他人唾余，何也？」自是所奏請，多中格。

熊文燦既罷，宗龍乃言：「向者賊流突東西，嗣昌故建分剿之策。今則流突者各止其所，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。總理止轄楚、豫，秦督兼轄四川，鳳督兼轄安慶，各率所轄撫鎮，期十二月成功。」因薦湖廣巡撫方孔炤堪代文燦。帝不用，用嗣昌督師。

嗣昌既督師，上章請兵食，不悉應，劾中樞不任。宗龍亦劾嗣昌徒耗敝國家，不能報效，以氣淩廷臣。會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為團練總兵官，中官高起潛又揭肇基恇怯，宗龍不即覆。帝遂發怒，責以抗旨，令對狀。奏上，復以戲視封疆下吏。法司擬戍邊，不許，欲置之死。在獄二年矣，十四年春，嗣昌死，尚書陳新甲薦其才，帝未有以應也，良久曰：「樸忠，吾以夙負用之，宜盡死力。」遂釋之出獄，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丁啟睿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。

當是之時，李自成有眾五十萬，自陷河、洛，犯開封，羅汝才復自南陽趨鄧、淅，與合兵。帝命宗龍專辦自成。議盡括關中兵餉以出，然屬郡旱蝗，已不能應。

九月四日，以川、陝兵二萬出關，次新蔡，與保督楊文嶽兵會。賀人龍、李國奇將秦兵，虎大威將保兵，共結浮橋，東渡汝，合兵趨項城。五日，兩軍畢渡，走龍口。自成、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，將趨汝寧。覘兩督兵至，盡伏精銳於林中，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。人龍使後騎覘賊，還報曰：「賊向汝矣，結浮橋將渡矣。」宗龍、文嶽夜會諸將於龍口，詰朝將戰。

六日，兩軍並進，中道一騎馳而告曰：「賊畢渡矣。」復進，一騎馳而告曰：「賊半渡矣，三分渡其二矣。」宗龍、文嶽曰：「驅之。」走三十里，至於孟家莊，日卓午。人

龍、大威曰：「馬力乏矣，詰朝而戰，止兵為營。」諸軍弛馬甲，植戈錞，散行墟落求芻牧。賊覘之，塵起於林中，伏甲並出搏我兵。人龍有馬千騎不戰，國奇以麾下兵迎擊之，不勝。秦兵、保兵俱潰，人龍、大威奔沈丘，國奇從之，三帥師潰。宗龍、文嶽合兵屯火燒店，賊以步兵攻其營。諸軍鳴大炮，震死賊百餘。日暮，賊引去。宗龍軍西北，文嶽軍東南，畫塹而守。保兵宵潰，保督副將挾文嶽騎而馳，夜奔於項城。宗龍復分秦兵立營於東南，諸將分壁當賊壘。

九日，檄人龍、國奇還兵救，二帥不應。宗龍曰：「彼避死，宜不來，吾豈避死哉！」語其麾下曰：「宗龍老矣，今日陷賊中，當與諸軍決一死戰，不能效他人卷甲走也。」召裨校李本實，即文嶽壁穿塹築壘以拒賊。賊亦穿壕二重以圍之。

十一日，秦師食盡，宗龍殺馬騾以享軍。明日，營中馬騾盡，殺賊取其屍分啖之。十八日，營中火藥、鉛子、矢並盡。宗龍簡士卒，夷傷死喪之余，有眾六千。夜半，潛勒諸軍突賊營，殺千餘人，潰圍出。諸軍星散，宗龍徒步率諸軍且戰且走。十九日，日卓午，未至項城八里，賊追及之，執宗龍，呼於門曰：「秦督圍隨官丁也，請啟門納秦督。」宗龍大呼曰：「我秦督也，不幸墮賊手，左右皆賊耳。」賊唾宗龍。宗龍罵賊曰：「我大臣也，殺則殺耳，豈能為賊賺城以緩死哉！」賊抽刀擊宗龍，中其腦而仆，椓其耳鼻死城下。事聞，帝曰：「若此，可謂樸忠矣。」復官兵部尚書，加太子少保，謚忠壯，蔭子錦衣世百戶，予祭葬。

人龍、國奇兵潰歸陝，賊遂屠項城。分兵屠商水、扶溝，遂攻葉縣。

汪喬年

汪喬年，字歲星，遂安人。天啟二年進士。授刑部主事，歷郎中。母憂歸。

崇禎二年起工部，遷青州知府。以治行卓異，遷登萊兵備副使，乞終養歸。父喪除，起官平陽，遷陝西右參政，提督學校。再以卓異，就遷按察使。喬年清若自勵，惡衣菲食，之官，攜二仆，不以家自隨。為青州，行廊置土銼十餘，訟者自炊候鞫，吏無敢索一錢。自負才武，休沐輒馳騎，習弓刀擊刺，寢處風露中。

十四年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陝西。時李自成已破河南，聲言入關。喬年疾驅至商、洛，不見賊。賊圍開封，而三邊總督傅宗龍亦至陝，議抽兵括餉，則關中兵食已盡，無以應。

宗龍、喬年握手欷歔而別。未幾，宗龍敗歿於項城，喬年流涕嘆曰：「傅公死，討賊無人矣。」已，又聞詔擢喬年兵部右侍郎，總督三邊軍務，代宗龍。部檄踵至，趣出關。是時，關中精銳盡沒於項城。喬年曰：「兵疲餉乏，當方張之寇。我出，如以肉餵虎耳。然不可不一出，以持中原心。」乃收散亡，調邊卒，得馬步三萬人。

十五年正月，率總兵賀人龍、鄭嘉棟、牛成虎出潼關。先是，臨潁為賊守，左良玉破而屠之，盡獲賊所擄。自成聞之怒，舍開封而攻良玉，良玉退保郾城，賊圍之急。喬年諸將議曰：「郾城危在旦夕。吾趨郾，賊方銳，難與爭鋒。吾聞襄城距郾四舍，賊老砦鹹在。吾舍郾而以精銳攻其必應，賊必還兵救，則郾城解矣。郾城解，我擊其前，良玉乘其背，賊可大破也。」諸將皆曰：「善。」乃留步兵火器於洛陽，簡精騎萬人兼程進。次郟縣，襄城人張永祺等迎喬年。

二月二日，喬年入襄城，分人龍、嘉棟、成虎軍三路，駐城東四十里，逼郾城而軍，而自勒兵駐城外。賊果解郾城而救襄城。賊至，三帥奔，良玉救不至，軍大潰。喬年嘆曰：「此吾死所也。」率步卒千餘入城守。賊穴地實火藥攻城，喬年亦穿阱，視所鑿，長矛刺之。賊炮擊喬年坐纛，雉堞盡碎，左右環泣請避之，喬年怒，以足蹴其首曰：「汝畏死，我不畏死也。」十七日，城陷，巷戰，殺三賊，自剄不殊，為賊所執，大罵。賊割其舌，磔殺之。襄城人建祠而祀之。

時張國欽、張一貫、黨威、李萬慶及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、材官李可從、襄城知縣曹思正從喬年，皆死之。萬慶者，降將射塌天也。又有馬帥某者，逸其名。兆祿，鹽山人。可從，盩厔人。黨威，神木人。余莫考。黨威則嘗擊賊於西雒峪，擒賊首竇阿婆者也。

自成購永祺不得，屠其族，劓刖諸生劉漢臣等百九十人。自成數月之間再敗秦師，獲馬二萬，降秦兵又數萬，威震河雒。

初，喬年之撫陝西也，奉詔發自成先冢。米脂令邊大受，河間靜海舉人，健令也，訶得其族人為縣吏者，掠之。言：「去縣二百里曰李氏村，亂山中，十六冢環而葬，中其始祖也。相傳，穴，仙人所定，壙中鐵燈檠，鐵燈不滅，李氏興。」如其言發之螻蟻數石，火光熒熒然。樅棺，骨青黑，被體黃毛，腦後穴大如錢，赤蛇盤，三四寸，角而飛，高丈許，咋咋吞日光者六七，反而伏。喬年函其顱骨、臘蛇以聞，焚其餘，雜以穢，棄之。自成聞之，嚙齒大恨曰：「吾必致死於喬年。」既殺喬年，由西華攻陳州。

楊文嶽

楊文嶽，字門望，南充人。萬歷四十七年進士。授行人。天啟五年，擢兵科給事中，屢遷禮科都給事中。

崇禎二年，出為江西右參政，歷湖廣、廣西按察使，雲南、山西左右布政使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登、萊。十二年擢兵部右侍郎，總督保定、山東、河北軍務，代孫傳庭。

十四年正月，李自成陷洛陽，犯開封，文嶽率總兵虎大威以眾二萬赴救。渡河，賊先遁，追擊於鳴皐。還，駐兵開封。疫作，乃頓兵於汝寧，出屯西平、新蔡間。七月，自成走內鄉、淅川，與羅汝才合。文嶽趨鄧州，自成還攻之。文嶽戰三捷，斬其魁一條龍、一只龍，賊遁去。

九月，會陝西總督傅宗龍於新蔡，與賊遇，大潰於孟家莊，再潰於火燒店。部將挾文嶽夜入於項城。明日奔陳州，宗龍遂覆沒。事聞，文嶽革職，充為事官，戴罪自贖。乃收集散亡，率所部就巡撫高名衡防杞。賊遂破葉縣，拔泌陽，乘勝陷南陽，殺唐王，下鄧州等十四城，再圍開封。

明年正月，文嶽馳救開封，論功復官。臨潁為賊守，左良玉破而屠之，退保郾城。自成圍郾城。二月，督師丁啟睿及文嶽、大威救郾城。賊潰，距官軍數里而營。文嶽、啟睿相掎角，持十一晝夜。總督汪喬年出關，賊引去，再攻開封。六月，詔起侯恂兵部右侍郎，總督保定、山東、河南、湖北軍務，代文嶽。命所司察文嶽罪狀。七月朔，文嶽、啟睿合良玉、大威及楊德政、方國安四總兵之師，次朱仙鎮。諸軍盡潰，啟睿、文嶽奔汝寧。賊渡河，追奔四百里，官軍失亡數萬。詔褫官候勘。

九月，文嶽在汝寧，夜襲賊營有功。賊既灌開封，旋敗孫傳庭兵，以閏十一月悉眾薄汝寧，老回回、革裏眼、左金王等畢會。文嶽遣都司康世德以輕騎偵賊，世德走還汝，將其步騎五百，夜縱火噪而奔。十三日，群賊並至，壓汝寧五里而軍。監軍僉事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，文嶽以保兵屯城西。賊兵進攻，相持一晝夜。川兵潰，殺傷數百。賊奪其馬騾，悉眾攻保兵，漸不支。僉事王世琮、知府傅汝為、通判朱國寶縋將士入城，副將賈悌、參將馮名聖亦掖文嶽、貞會登城。

明日，賊四面環攻，戴扉以陣，矢石雲梯堵墻而立。城頭矢炮擂石雨集，賊死傷山積，

而攻不休。一鼓百道並登，執文嶽及世琮、國寶、悌、名聖於城頭，殺汝陽知縣文師頤於城上。汝為聞變，赴水死。賊擁文嶽等見自成，大罵，賊怒，縛之城南三里鋪，以大炮擊之，洞胸糜骨而死。士民屠戮數萬，焚公私廨舍殆盡。貞會執去，不知所終。自成以文嶽死忠，備禮斂之。遂拔營走確山、信陽、泌陽，向襄陽，虜崇王由榿、崇世子、諸王妃及河南懷安諸王以行。

汝為，字於宣，江陵人。崇禎七年進士。世琮，字仲發，達州人。國寶，成都人。師頤，全州人。皆舉人。世琮嘗為汝寧推官，討土寇，流矢貫耳不為動，時號王鐵耳者也。師頤蒞任甫三日。

孫傳庭

孫傳庭，字百雅，代州振武衛人。自父以上，四世舉於鄉。傳庭儀表頎碩，沈毅多籌略。萬歷四十七年成進士，授永城知縣，以才調商丘。天啟初，擢吏部驗封主事，屢遷稽勛郎中，請告歸。家居久不出。

崇禎八年秋，始遷驗封郎中，超遷順天府丞。陝西巡撫甘學閾不能討賊，秦之士大夫嘩於朝，乃推邊才用傳庭，以九年三月受代。傳庭蒞秦，嚴征發期會，一從軍興法。秦人愛之不如總督洪承疇，然其才自足辦賊。賊首整齊王據商、雒，諸將不敢攻，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。

當是時，賊亂關中，有名字者以十數，高迎祥最強，拓養坤黨最眾，所謂闖王、蠍子塊者也。傳庭設方略，親擊迎祥於盩厔之黑水峪，擒之，及其偽領哨黃龍、總管劉哲，獻俘闕下。錄功，增秩一等。而賊黨自是乃共推李自成為闖王矣。明年，養坤及其黨張耀文來降。已而養坤叛去，諭其下追斬之。擊賊惠登相於涇陽、三原，登相西走。河南賊馬進忠、劉國能等十七部入渭南，追之出關，復合河南兵夾擊之，先後斬首千餘級。進忠等復擾商、雒、藍田，叛卒與之合，將犯西安。遣左光先、曹變蛟追走之渭南，降其渠一條龍，招還脅從。募健兒擊余賊，斬聖世王、瓦背、一翅飛，降鎮天王、上山虎，又殲白捍賊渠魁數人。關南稍靖。遣副將盛略等敗賊大天王於寶雞，賊走入山谷，傳庭追之鳳翔。他賊出棧道，謀越關犯河南，還軍擊，賊走伏斜谷，復大敗之，降其餘眾。西安四衛，舊有屯軍二萬四千，田二萬餘頃，其後田歸豪右，軍盡虛籍。傳庭厘得軍萬一千有奇，歲收屯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，米麥萬三千五百餘石。帝大喜，增秩，賚銀幣。

會楊嗣昌入為本兵，條上方略。洪承疇以秦督兼剿務，而用廣撫熊文燦為總理。分四正六隅，馬三步七，計兵十二萬，加派至二百八十萬，期百日平賊。傳庭移書爭之，曰：「無益，且非特此也。部卒屢經潰蹶，民力竭矣，恐不堪命。必欲行之，賊不必盡，而害中於國家。」累數千言，嗣昌大忤。部議，秦撫當一正面，募土著萬人，給餉銀二十三萬，以商、雒等處為汛守。傳庭知其不可用也，乃核帑藏，蠲贖鍰，得銀四萬八千，市馬募兵，自辦滅賊具，不用部議。會諸撫報募兵及額，傳庭疏獨不至。嗣昌言軍法不行於秦，自請白衣領職，以激帝怒。傳庭奏曰：「使臣如他撫，籍郡縣民兵上之，遂謂及額，則臣先所報屯兵已及額矣。況更有募練馬步軍，數且逾萬，何嘗不遵部議。至百日之期，商、雒之汛守，臣皆不敢委。然使賊入商、雒，而臣不能禦，則治臣罪。若臣扼商、雒，而逾期不能滅賊，誤剿事者必非臣。」嗣昌無以難，然銜之彌甚。傳庭兩奉詔進秩，當加部銜，嗣昌抑弗奏。十一年春，賊破漢陰、石泉，則坐傳庭失援，削其所加秩。

傳庭出扼商、雒。大天王等犯慶陽、寶雞，還軍戰合水，破走之，獲其二子，追擊之延安。過天星、混天星等從徽、秦趨鳳翔，逼澄城。傳庭分兵五道擊之楊家嶺、黃龍山，大破之，斬首二千餘級。大天王知二子不殺，遂降。賊引而北，犯延安。傳庭策鄜州西、合水東三四百里，荒山邃谷，賊入當自斃，乃率標兵中部遏其東，檄變蛟、慶陽拒其西，伏兵三水、淳化間。賊饑，出掠食，則大張旗幟，鳴鼓角以邀之，一日夜馳二百五十里。賊大驚，西奔，至職田莊，遇伏而敗；復走寶雞，取棧道，再中伏大敗；折而走隴州關山道，又為伏兵所挫。三敗，賊死者無算，過天星、混天星並降。又逐賊邠、寧間，陷陣，獲其渠。河南賊馬進忠、馬光玉驅宛、洛之眾，箕張而西。傳庭擊之，賊還走。又設伏於潼關原，變蛟逐賊入伏。而闖王李自成者，為洪承疇所逐，盡亡其卒，以十八騎潰圍遁。關中群盜悉平，是為崇禎之十一年春也。捷聞，大喜，先敘澄城之捷，命加傳庭部銜。嗣昌仍格不奏。

當是時，總理熊文燦主撫。湖廣賊張獻忠已降，惟河南賊如故。羅汝才、馬進忠、賀一龍、左金王等十三部西窺潼關，聯營數十里。傳庭計曰：「天下大寇盡在此矣。我出擊其西，總理擊其東，賊不降則滅。此賊平，天下無賊矣。獻忠即狙伏，無能為也。」乃遂引兵東，大敗賊閿鄉、靈寶山間，貫其營而東，復自東以西。賊窘甚，以文燦招降手諭上，言旦夕且降。傳庭曰：「爾曹日就熊公言撫，而日攻堡屠寨不已，是偽也。降即解甲來，有說即非真降，吾明日進兵矣。」明日擐甲而出，得文燦檄於途中曰：「毋妒吾撫功。」又進，得本兵嗣昌手書，亦雲。傳庭怏怏撤兵還。然賊迄不就撫，移瞰商、雒。文燦悔，期傳庭夾擊。屬吏王文清等三戰三敗之，賊奔內鄉、淅川而去。傳庭既屢

建大功，其將校數奉旨優敘，嗣昌務抑之不為奏。傳庭懇請上其籍於部，嗣昌曰：「需之。」

十月，京師戒嚴，召傳庭及承疇入衛，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代總督盧象升督諸鎮援軍，賜劍。當是時，傳庭提兵抵近郊，與嗣昌不協，又與中官高起潛忤，降旨切責，不得朝京師。承疇至，郊勞，且命陛見，傳庭不能無觖望。無何，嗣昌用承疇以為薊督，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薊、遼。傳庭曰：「秦軍不可留也。留則賊勢張，無益於邊，是代賊撤兵也。秦軍妻子俱在秦，兵日殺賊以為利，久留於邊，非嘩則逃，不復為吾用，必為賊用，是驅民使從賊也。安危之機，不可不察也。」嗣昌不聽。傳庭爭之不能得，不勝郁郁，耳遂聾。

傳庭初受命，疏言：「年來疆事決裂，由計畫差謬。事竣，當面請決大計。」明年，帝移傳庭總督保定、山東、河南軍務。既解嚴，疏請陛見。嗣昌大驚，謂傳庭將傾之，斥來役賚疏還之傳庭。傳庭慍，引疾乞休。嗣昌又劾其托疾，非真聾，帝遂發怒，斥為民，下巡撫楊一俊核真偽，一俊奏言：「真聾，非托疾。」並下一俊獄。傳庭長繫待決，舉朝知其冤，莫為言。在獄三年，文燦、嗣昌相繼敗。而是時，闖王李自成者，已攻破河南矣，犯開封，執宗龍，殺唐王，兵散而賊益橫。帝思傳庭言，朝士薦者益眾。

十五年正月，起傳庭兵部右侍郎，親御文華殿問剿賊安民之策，傳庭侃侃言。帝嗟嘆久之，燕勞賞賚甚渥，命將禁旅援開封。開封圍已解，賊殺陝督汪喬年，帝即命傳庭往代。大集諸將於關中，縛援剿總兵賀人龍，坐之麾下，數而斬之。謂其開縣噪歸，猛帥以孤軍失利而獻、曹出柙也；又謂其遇敵先潰，新蔡、襄城連喪二督也。諸將莫不灑然動色者。

傳庭既已誅殺人龍，威詟三邊，日夜治軍為平賊計，而賊遂已再圍開封。詔御史蘇京監延、寧、甘、固軍，趣傳庭出關。傳庭上言：「兵新募，不堪用。」帝不聽。傳庭不得已出師，以九月抵潼關。大雨連旬，自成決馬家口河灌開封。開封已陷，傳庭趨南陽，自成西行逆秦師。傳庭設三覆以待賊：牛成虎將前軍，左勷將左，鄭嘉棟將右，高傑將中軍。成虎陽北以誘賊，賊奔入伏中，成虎還兵而鬥，高傑、董學禮突起翼之，左勷、鄭嘉棟左右橫擊之。賊潰東走，斬首千餘。追三十里，及之郟縣之冢頭，賊棄甲仗軍資於道，秦兵趨利。賊覘我軍囂，反兵乘之，左勷、蕭慎鼎之師潰，諸軍皆潰。副將孫枝秀躍馬以追賊，擊殺數十騎，賊兵圍之，馳突不得出，馬蹶被執，植立不撓。以刃臨之，瞠目不答。一人曰：「此孫副將也。」遂殺之。參將黑尚仁亦被執不屈而見殺，覆軍數

千，材官小將之歿者，張洧奎、李棲鳳、任光裕、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。賊倍獲其所喪馬。傳庭走鞏，由孟入關，執斬慎鼎；罰勷馬以二千，以勷父光先故，貸勷。是役也，天大雨，糧不至，士卒采青柿以食，凍且餒，故大敗。豫人所謂「柿園之役」也。

傳庭既已敗歸陝西，計守潼關，扼京師上遊。且我軍新集，不利速戰，乃益募勇士，開屯田，繕器，積粟，三家出壯丁一。火車載火炮甲仗者三萬輛，戰則驅之拒馬，止則環以自衛。督工苛急，夜以繼日，秦民不能堪。而關中頻歲饑，駐大軍餉乏，士大夫厭苦傳庭所為，用法嚴，不樂其在秦。相與嘩於朝曰：「秦督玩寇矣。」又相與危語恫脅之曰：「秦督不出關，收者至矣。」明年五月，命兼督河南、四川軍務，尋進兵部尚書，改稱督師，加督山西、湖廣、貴州及江南、北軍務，賜劍。趣戰益急。傳庭頓足嘆曰：「奈何乎！吾固知往而不返也。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！」頃之，不得已遂再議出師。總兵牛成虎將前鋒，高傑將中軍，王定、官撫民將延、寧兵為後勁，白廣恩統火車營，檄左良玉赴汝寧夾擊。當是時，自成已據有河南、湖北十餘郡，自號新順王，設官置戍，營襄陽而居之。將由內、淅窺商、雒，盡發荊、襄兵會於氾水、滎澤，伐竹結筏，人佩三葫蘆，將謀渡河。傳庭分兵防禦。八月十日，傳庭出師潼關，次於閿鄉。二十一日，師次陝州，檄河南諸軍渡河進剿。九月八日，師次汝州，偽都尉四天王李養純降。養純言賊虛實：諸賊老營在唐縣，偽將吏屯寶豐，自成精銳盡聚於襄城。遂破賊寶豐，斬偽州牧陳可新等。遂搗唐縣，破之，殺家口殆盡，賊滿營哭。轉戰至郟縣，遂擒偽果毅將軍謝君友，斫賊坐纛，尾自成幾獲。賊奔襄城，大軍遂進逼襄城。賊懼謀降，自成曰：「無畏！我殺王焚陵，罪大矣，姑決一死戰。不勝，則殺我而降未晚也。」而大軍時皆露宿與賊持，久雨道濘，糧車不能前。士饑，攻郟破之，獲馬騾啖之立盡。雨七日夜不止，後軍嘩於汝州。賊大至，流言四起。不得已還軍迎糧，留陳永福為後拒。前軍既移，後軍亂，永福斬之不能止。賊追及之南陽，官軍還戰。賊陣五重，饑民處外，次步卒，次馬軍，又次驍騎，老營家口處內。戰破其三重。賊驍騎殊死鬥，我師陣稍動，廣恩軍將火車者呼曰：「師敗矣！」脫挽輅而奔，車傾塞道，馬掛於衡不得前，賊之鐵騎淩而騰之，步賊手白棓遮擊，中者首兜鍪俱碎。自成空壁躡我，一日夜，官兵狂奔四百里，至於孟津，死者四萬餘，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。傳庭單騎渡垣曲，由閿鄉濟。賊獲督師坐纛，乘勝破潼關，大敗官軍。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而歿於陣，廣恩降賊。傳庭屍竟不可得。傳庭死，關以內無堅城矣。

初，傳庭之出師也，自分必死，顧語繼妻張夫人曰：「爾若何？」夫人曰：「丈夫報國耳，毋憂我。」及西安破，張率二女三妾沈於井，揮其八歲兒世寧亟避賊去之。兒逾墻墮民舍中，一老翁收養之。長子世瑞聞之，重趼入秦，得夫人屍井中，面如生。翁歸其

弟世寧，相扶攜還。道路見者，知與不知皆泣下。傳庭死時，年五十有一矣。傳庭再出師皆以雨敗也。或言傳庭未死者，帝疑之，故不予贈蔭。傳庭死而明亡矣。

【贊】

贊曰：流賊蔓延中原，所恃以禦賊者獨秦兵耳。傅宗龍、孫傳庭遠近相望，倚以辦賊。汪喬年、楊文嶽奮力以當賊鋒，而終於潰僨。此殆有天焉，非其才之不任也。傳庭敗死，賊遂入關，勢以愈熾。存亡之際，所系豈不重哉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